

约瑟夫·海勒的《最后一幕》与西恩·罗森鲍姆的《二手烟》后现代叙事对比研究

王丽媛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标志着美国后现代小说时代的到来,后现代派深刻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创作,不确定性和非线性的后现代叙事技巧也深刻影响了这些作家的创作。西恩·罗森鲍姆与约瑟夫·海勒都是犹太作家,《二手烟》与《最后一幕》的创作时间差不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二手烟》和《最后一幕》,分析两位作者在两部小说的结构上运用的后现代叙事技巧的异同,为理解这两部小说及两位作家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后现代;不确定性;非线性;《二手烟》;《最后一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1)08-0118-02

引言

现实主义作家与现代主义作家关注作品的连贯性、整体性与完整性;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抛弃先前标准,质疑并颠覆人们广泛接受的小说模式,即小说的主题、角色叙事逻辑及时间顺序特征。1961年约瑟夫·海勒发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标志着美国后现代小说时代的到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潮流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创作。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特点相比,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与互文性”(陈世丹 & 杨仁敬 5);同时后现代主义作家进行“结构与重构”(陈世丹 & 杨仁敬 5),即,一方面作者解构社会现实,而另一方面却重构一个艺术化的世界。现代主义作品是一种线性的叙事策略,而后现代主义作品却包含片段,交织的时间取代了线性时间,纵横的空间变化打破了原来系统化顺序。后现代主义作家运用不确定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这样为作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世界并能对所有读者带来愉悦”(陈世丹 & 杨仁敬 7)。作者通过错乱的时间与纵横的空间来向读者展示荒谬的世界。

通过运用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的叙事技巧,约瑟夫·海勒的《最后一幕》与西恩·罗森鲍姆的《二手烟》都引起读者对他们作品的思索。在约瑟夫·海勒的《最后一幕》中,作者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退伍军人无尽的折磨及美国政治经济弊病对普通百姓的影响;西恩·罗森鲍姆通过其作品《二手烟》反映了二战中反犹太屠杀后给犹太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探索了大屠杀对幸存者后代带来的心灵阴影。这两篇小说都使用了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例如:非线性、拼贴、片段,来展示不确定性及不连贯性,最终揭露创伤给小说人物带来的影响。

1 《二手烟》的叙事策略分析

西恩·罗森鲍姆是当代美国犹太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揭示大屠杀遗留的后遗症”(罗尔 155),他本人属于大屠杀幸存者的下一代,“罗森鲍姆所描述的是一个后大屠杀世界,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出生于美国的幸存者后代”(罗尔 155)。《二手烟》揭露了大屠杀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及他们是如何努力在大屠杀后的世界生存。在该作品中,作者描写的人物“都生活在奥斯维辛的阴影中…要在一个疯狂冷漠的世界里开始新生活的荒谬”(罗尔 156)。因此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米拉的孩子,他们注定经历不同。

小说《二手烟》的结构并非线性,正如罗森鲍姆所说,“这样的安排是破碎不连贯的”(罗尔 160),小说读起来像是一部悬念片。此部小说创造于后现代年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呈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犹如拼版玩具,时空被分割,然后作者将它们重新组合;这样做不但没有破坏小说的完整性,而且此种结构安排为小说带来了新鲜感,故事更具吸引力,而且具有精神上的要素使读者了解集中营幸存者和他们下一代的特殊的心理。

罗森鲍姆打破了传统的叙述策略,以不确定性的方式重新安排了小说的章节;每章中,作者不顾时间、地点和人物的限制,讲述了故事的不同部分。故事线索分散与小说的每个章节:米拉过去在集中营的生活及她即将离世的情况,邓肯的孩提生活及当前生活,艾萨克在波兰的生活。小说以邓肯的割礼开始,然后作者叙述了邓肯当前的生活及童年时代的回忆。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小说回到了米拉的死亡及葬礼。第七章中,米拉即将离世,艾萨克在此章出现;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米拉在其弥留之际揭露了她隐藏多年的秘密;同时,拉里向邓肯透露了邓肯在波兰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在第十二章中,里拉叙述了她从波兰逃亡的经历;也是在此章,邓肯立刻去波兰寻找同父异母的哥哥。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米拉逐渐说出了她最大的秘密,即,为了逃离黑暗的波兰,她遗弃了自己的儿子;同时,邓肯与艾萨克相见。故事超越时间、地点、情节及人物的线性要求,当读者继续阅读下去会发现故事多方面线索逐渐明朗。

当讲述创伤性的事件及对其影响时,尤其是像大屠杀这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大灾难,作者往往使用荒诞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比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更有效。罗森·鲍姆蓄意安排故事情节,以揭露“大屠杀后人物角色的复杂性”(罗尔 160)。

2 《最后一幕》的叙事策略分析

约瑟夫·海勒出生于一个欧洲的犹太家庭,他曾经参加过欧洲战场的战役。自从1961年发表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后,他被

作者简介:王丽媛(1985-)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认为是“翻开历史新一页”的先驱(陈世丹 & 杨仁敬 4)。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因黑色幽默而著称,作为此部小说的续本,《最后一幕》也使用了黑色幽默;此外,该部小说也体现了美国后现代小说的特点——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的这部小说是一部“无中心、无稽、戏谑、自我思索的模仿他人兼收并蓄多元的艺术,它模糊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陈世丹 & 杨仁敬 5-6)。与海勒的其它作品相比,《最后一幕》的转变令人惊讶,“海勒第一次直面《第二十二条军规》,并以续集的方式挖掘第一本小说中令人难忘的创作。”(赖利 509)海勒使用后现代叙事手法使《最后一幕》不同于传统自传及小说。

海勒并不重视小说的人物描写和故事完整性;《最后一幕》的结构“精心构造”,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精心安排”(赖利 510)。故事的发展无逻辑性和不连续性;此外,作者使用了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认为“后现代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点”(239)。通过使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后现代主义作家将不相连的形式和内容放在一起,将时空分散的事物结合在一起。

海勒在《最后一幕》中正是将不相连的形式和内容,分散的时空结合在一起;故事结构不衔接,将不衔接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编排在一起,而每个章节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互不干涉,但将所有故事情节编排在一起后,作者又组成了一个完成的故事。“《最后一幕》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头、高潮和结局。章与章、节与节,甚至段与段直接都存在极大的非连续性。”(杨仁敬 52)现在与过去颠倒,故事情节在时间中来回穿梭;地点不断被切换,故事地点不断变化;结构松散的章节被连接成一本完整的小说。小说的三十四章可以任意安排,然后组成一个完整的小说。例如,小说的第一章主要讲述了萨米的生活和思想,第三章讲述了约塞连老年时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三章作为小说的开始,将萨米的生活及思想安排在第三章,这种改变并不会不同于原来的小说并且不会影响小说的完整性和流畅度。每一章犹如“七巧板”(陈世丹 209)——每一部分都可以重新安排,无论我们怎样安排都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性。

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小说章节结构安排上,而且体现在每一章的内容上。在第一章中,萨米思维跳跃穿梭;本章一开始,作者提到二战,然后作者转移到萨米的战后生活,包括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为《泰晤士报》做广告撰写人;故事从一个特别的示威游行看门人转移到萨米的住所和赛马公园。本章包括萨米关于二战期间生活的回忆,他当前的生活及未来的预想;萨米的战争经历不断在脑海中萦绕,孩提时代的经历经常在脑海中闪现,这些让读者相信一位老人在思索自己的一生。在第三十四章中,作者也将不相关的要素连接在一起,总统玩电玩给人们带来灾难,梅丽莎坚持生孩子,比利时病人和他妻子成功地闯过太平洋,称赞战争,约塞连和加夫尼讨论小说情节发展,军队牧师阿尔伯特乘坐火车去洛克菲勒中心并在电梯里遇见约塞连,弗朗西斯忽视《纽约日报》的报道坚持照顾她的丈夫,克莱尔在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上表达她对刘的忠贞爱情,乔治再次感到抑郁,看到洛克菲勒先生和摩根后抑郁消失,约塞连和加夫尼在电梯里躲避爆炸,麦克布兰德待在车厢里,约塞连打算走出电梯去见梅丽莎,萨米环游世界。当读者阅读这些章节时,思维会在时间空

间中跳跃,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性。

为了展示荒谬的社会,海勒运用荒谬的写作手法,片段、分离、混乱使读者去“参与书中,而非仅仅阅读”(赖利 507),因此读者可以带着更深刻的思索进行阅读。

3 结论

通过解构传统叙事方式,后现代作家大胆地使用零散叙事,非逻辑性的语言及交错的时空来安排小说结构。看似荒谬的作品揭露了众多社会问题。后现代作家不相信连续性和确定性,他们似乎要实现“开放性”写作。

西恩·罗森鲍姆重视写作技巧,他通过放弃故事叙述的线性结构,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说世界。通过使用不确定性叙事手法,“罗森鲍姆深入探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如何在多方面影响和制约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罗尔 155),成功地揭露了遭受创伤的人们的思维。对于海勒来说,他想“展现现实与超现实手法间的强烈对比”(赖利 510),《最后一幕》恰好符合了他的原本想法。海勒运用时间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来创造一个“现实世界与荒谬世界的融合”(赖利 514)。

海勒和罗森鲍姆这两位犹太作家两部作品的不同在于罗森鲍姆仅仅在故事结构安排上运用了后现代叙事策略,而海勒不仅运用了后现代叙事策略,而且也运用了其他后现代叙事策略,包括黑色幽默、词语歧义、自相矛盾等。值得指出的是,这两部小说使用的语言形式完全不同;《最后一幕》中的语言要比《二手烟》中使用的语言更为荒谬矛盾。然而,海勒和罗森鲍姆通过在小说中使用后现代不确定性叙事策略成功地揭露了遭受创伤的人们的思维,无论是战争还是大屠杀带来的创伤都给遭受创伤的人们带来了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世丹.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 [2] 陈世丹, 杨仁敬.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选读》[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3] 李桂荣. 《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 [4] 杨仁敬. 《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 青岛出版社, 2004.
- [5] 德雷克·帕克·罗尔, 舒程 朱云(译). 西恩·罗森鲍姆访谈录. 当代外国文学(2), 155-171, 2008.
- [6] 约瑟夫·海勒(著), 王约西, 袁凤珠(译). 《最后一幕》[M]. 译林出版社, 1997.
- [7] Heller, Joseph & Reilly, Charlie. “An interview with Joseph Heller”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9(1998): 507-522.
- [8]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ies [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9] Rosenbaum, Thane. Second Hand Smoke [M].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9.